

第五六〇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經籍總部

三
（卷）
吳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

七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經籍總部藝文一

舉賢良詔

漢武帝

舉文學詔

宣帝

舉博士詔

成帝

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孔子世家贊

前人

太史公自敘贊

前人

選高才生受學詔

後漢章帝

武帝贊

班固

劉向贊

前人

藝文志傳

前人

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表

張衡

東觀賦

李尤

東觀銘

前人

讀書枕銘

前人

書案銘

前人

與子琳書

孔臧

說鄧禹書

馮衍

與宗從弟書

孔融

書挹賦

杜篤

讀書賦

晉束皙

與子貺書

杜預

請吳王引師友文學觀書問道啓

陸雲

又啓

前人

讓樂事表

荀勗

書帙銘

宋謝靈運

報何偃書

王微

告弟僧諫書

前人

答陸澄書

齊王儉

上昭明太子集別傳表

梁簡文帝

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

王僧孺

皇太子太學講碑

陳江總

高鳳好學不知流麥贊

北周庾信

請開獻書表

隋牛弘

策賢良問第四道

唐顏師古

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問

陸贄

策進士第一問

權德輿

請修書表

前人

秋宵讀書賦

王延齡

授馬懷素祕書監制

蘇頌

授蕭斯祕書等制

賈至

授王迴質祕書監等制

孫逖

授李德裕祕書監制

常袞

授許李同祕書監制

白居易

授李毗充集賢校理制

崔殷

授錢珣等充集賢校理制

薛廷珪

授李穀充集賢校理制

李礪

授衛惲校書郎制

常袞

授張籍祕書郎制

元稹

授王建祕書郎制

白居易

授劉縱祕書郎制

杜牧

雪影透書帷賦

蔣防

書軸賦

呂收

獼皮書袋賦

王起

臥讀書架賦

楊炯

壞宅得書賦

蔣凝

六藝賦

封希顏

上東宮啓

張說

謝賜書表

宋眞宗太子

乞寫祕閣書劄子

歐陽修

論雕印文字劄子

前人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李氏藏書山房記

前人

題校書圖後

黃魯直

書銘

楊時

書巢記

陸游

跋祕閣書目

洪邁

婺源藏書閣記

朱熹

與楊教授書

前人

書瀟士周挺讀歷代書

魏了翁

會試策問

元稹

藏書閣銘

程文海

藏書閣記略

貝闕

司經局箴

明宣宗

讀書箴

鄒守益

讀祕閣藏書賦

史繼偕

前題

翁正春

前題

張同德

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

毛晉

經籍典第三十七卷

經籍總部藝文一

舉賢良詔 元光元年

漢武帝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舉文學詔 元康元年

宣帝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一人

舉博士詔 陽朔二年

成帝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罕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洋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散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大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孔子世家贊

前人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雷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太史公自敘贊

前人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書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選高才生受學詔

建初八年

後漢章帝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

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武帝贊

班固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劉向贊

前人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藝文志傳

前人

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

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表

張衡

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東觀賦

李尤

數華實于雍堂集幹質于東觀東觀之執尊尊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綠樹之成行

歷東厓之敝坐底蔽茅之甘棠前望雲臺後匝德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東觀銘

前人

周氏舊區皇漢實循房闔內布疏綺外陳升降三條貫啓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林列侯弘雅治掌執文

讀書枕銘

前人

聽政理事忘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與居寤心起意由愈宴娛

書案銘

前人

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奉奏記通達詔制尊上答下道合仁義

與子琳書

孔臧

告琳須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弱木爲之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說鄧禹書

馮衍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元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與宗從弟書

孔融

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唯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書挹賦

杜篤

惟書挹而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禮體清淨而坐立承長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撓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

讀書賦

晉束皙

耽道先生澹泊閑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八被紉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誄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誄詩以恭己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糲買臣行吟而負薪聖賢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與子貺書

杜預

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按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請吳王引師友文學觀書問道啓

陸雲

郎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既盛德在身又外求諸物是以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傳夙夜勤禮賓友嘉客講義於前往古來今日聞於耳故知積德廣而流芳罔極伏惟殿下天資聰敏應期挺秀聖敬敷聞輝光日新即位已來仍遭不造大禮雖闕哀故滋有賓客無接觀之宴師友關講誦之禮愚臣所以寤寐永歎而私懷慷慨者也愚以宜發通客之令使朝士有接見之緣又可時與師友文學披觀文籍坐而論道非學無以聞義非士無以行禮禮義既舉羣望允塞此臣下所以拭目思德音之發者也臣區區所

懷敢以聞

又啓

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清適正是講誦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旁觀百篇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飭天資秀朗方當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奧仰覽千載之籍則神道敷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朝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祿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廢其職每聽其言亦懷慷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闡大道末播芳風愚臣區區敢獻警言

讓樂事表

荀勗

臣掌著作又知祕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書帙銘

宋謝靈運

懷函卷隨敢妙抱密用舍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

報何偃書

王微

吾眞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蠢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牀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校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笑揚子之衰膽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家刻非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允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

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

告弟僧謙書 宋王微傳微弟僧謙 前人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為察慧之舉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窮而不憂實賴此耳

答陸澄書 齊王儉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廢略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上昭明太子集別傳表 梁簡文帝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弘此四聰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惡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東據書戒憑陵而已哉

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 王僧孺

伏惟殿下銅雀始成早摛從后之句柏梁初構首屬驂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願托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糝南皮

之游謬服同于魯儒竊吹等乎齊樂

皇太子太學講碑 陳江總

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瑤星踵其末歷重華誕膺典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才海富逸思泉湧含毫落紙闕八閩之歌諸隻句片言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歷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王之什爰復建藏書之開開藏書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典祿帙奇文禹陵蠹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細素此文教之修也

高鳳好學不知流變贊 北周庾信

高鳳好學專心不迴留連經笥對玩書臺石門雲度銅樑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請開獻書表 隋牛弘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書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素業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取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

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官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猶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緣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化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遺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助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千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

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十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與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

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適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愴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

策賢良問第四道

唐顏師古

問學以從政昔賢令則博文強識君子所尚結髮升朝敷衽受職開物成務率由茲道是以登高能賦可列大夫試諷籀篇乃得為史然而筭祀悠遠載籍實繁鑽仰雖多罕能擇練今將少論古昔庶異見聞勿用浮辭當陳指要九流七略題目何施八體六書名義為在三皇五帝諸說不同列次區分誰者為允翠

為舉為疑元扈臨之而安得緣純黃玉所表其奚事陰康驪畜行序孰當封鉅大填胡寧游處彤魚昌僕出何典詰窮蟬聲望厥類惟何管仲文錦既醜何貴子產深練實厚何俾周鼎所存識者幾物齊鐘所疊卒用何性罷絀諸侯何名三十六都褒貶將相何謂三十二人至如象葉之精乎棄日木雞之巧乎異端著於簡牘何所沮勸學綜古今想宜究悉一二顯析無憚米鹽

策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問

陸贄

問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休獲主神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牽古議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闕朕甚惡焉今子大夫博習墳典深明教化褒然充舉咸造於庭其極慮精思以論朕心之未寤仲尼叙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義所尚各殊豈學者修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為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究其事欲人無惑何可得也將革前非固有良術堯舜帥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帥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同異有教無類豈虛言耶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必希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不變姦惡不萌何施何為以至於此王者制禮必因其

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刻古法漢雜伯道紛綸于紀王教不與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巧利而無恥服田畝者朴野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澆風貴質則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釋禮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心考究用沃虛懷

策進士第一問

權德輿

問先師之言辨君子小人而已勸學則舉六蔽成事則稱九德推其性類又極於是矣孟軻之數聖者有清有和文子之言人位上五下五列夷惠於天縱頗有所疑况牛馬於最靈豈為至當班固之古今表劉卻之人物志品第乖逆或鉤摭纖微誠有可觀恐未盡善既強為己之學必有析理之精敬俟嘉言以祛未達

請修書表

前人

臣聞昔者明王學以化人成俗古之君子文以緯地經天雖有闐風之高嶽弗登弗知其峻也雖有浴日之巨溟弗涉弗知其廣也伏惟天皇域中居大天下化成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日行中道而淑清歲起攝提而位序光薰萬物豈直芝瑁芻蕘澤加四海寧惟壽麻孤竹地成形而天成象其道彌光河出圖而洛出書其徵可驗環林璧沼金門石室墳典積於丘山筆墨盈於泉海聖朝多士自可包二代之文臣顧不才何足奉三王之教皇慈渥洽帝獎優隆擢公望為太師徵子房為少傅所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嘗辛苦于歲餘終未階於日就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辨之

積必有成勤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三絕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遺章先王舊典康成興業纔覽卷于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于累百豈不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欲舉其蕭根撮其樞要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利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之能事商榷百氏勒成一家庶有代于箴規長不違于左右又近代書鈔實繁部帙至如華林園編略修文殿御覽壽光書苑長洲玉鏡及國家以來親撰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弘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羣書刪成一部藝文賓館亦既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既天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綴遂臣誠請當官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謹當開桂樹之山鑿芙蓉之水引甘泉之詞賦總望園之賓客下芸閣而長謠臨梓廚而高會一遊蘭芷竹變蓬麻區區之誠敢希矜允豈使肅城門內唯傳魏國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朝之事而已無任誠懇之至謹遣某官某奉表陳請以聞

秋宵讀書賦

王延齡

獨夜寥寥兮清我素襟踐藝城兮遊邀書林觀先王之行道見古人之同心義農之精微兮含陰吐陽周孔之奧祕兮神入鬼出有禮樂經邦之化有德刑御人之術雖與風而致理或因文以表質借如助築于澗垂釣在川夢賁而所象方得繇啓而其貺必甄何風雲之冥感而君臣之道全謨明弼諧開物成務儀在楚而何辱隗得燕而何遇起之來兮而長平不守季之入兮而武關非固將吉凶之由人伊存亡之有

數若乃大夫西都之佳賞公子南皮之勝矚將軍之畫閣天半衛尉之涼臺水曲馳香車與寶馬駘纖羅及美玉玉饌金觴暮不歸妙舞清歌斷方續何貴幸之斯甚為歡娛以自足尚有竄江濱今不用道河梁今未辭長門幽絕恨欲死掖庭一去還無期黃鳥嚶嚶兮野花落白露濃濃兮邊草衰此時但能登高而遠望孰云不腸斷兮淚如絲夫以聰明正直維神之假有才無位奚其為者行莫過于顏曾文莫先于班賈空兢兢于人世竟蹉跎於物下能育其實則宜無屯不與其命何生此人仗雄劍以激憤一欲問夫蒼旻夜如何其夜以闌開琴牢落坐南端流月墮墮兮素華滿銀缸煜煜兮清光寒于是開中軒曬晴盼天敞朗兮北斗何高雲依微兮南山可見銀河既已傾玉憲又以明哀鴻鳴嗷兮空際遠墜葉紛紛兮林外輕已而羣感互興衆念相積憐雅顏兮何暮對流年以自惜徒見其生也楊柳繁華為我春不知其死也松檟幽泉為我夕何恃俊于福衡何憫窮于阮籍郭璞蒙垢兮豈不潔幽蘭無人兮終自芳黃綬從來兮非所願白雲遂逸兮滿山自得長歌太平事胡為擾擾風塵間

授馬懷素秘書監制

蘇頌

黃門迺瞻文籍填於外府旁求儒雅掌彼中繩左散騎開二縣開國公仍每日入內侍讀馬懷素有舒向之風擅東南之美貫穿從學博而多能沈鬱成章麗而有則自朝趨鎖闥日侍金華事必討論言惟潤色故可以發揮祕奧詳數異同俾微疑勸助之才更允潘尼之拜可祕書監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蕭昕祕書等制

賈至

門下圖書之府掌天人之際禮義之柄繫風化之元為官擇人必舉髦士行禮部侍郎蕭昕文質彬彬學於舊史行給事中韓液恭儉莊敬藏器於身咸有令名升降朝列正我墳典懋乃直清昕可守祕書監液可守太常少卿

授王廼質祕書監等制

孫逖

門下守諫議大夫王廼質厚學純行國之耆耄左補闕開廉清才敏識人之英秀藩維日就實賴於師資軒陛晨趨有光於侍奉各施於用皆著其勤宜拜藏書之府俾遷紀言之職廼質可祕書監廉可起居郎

授李德裕祕書監制

常袞

勅昔劉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祕室豈曰避親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祿卿員外置同正員嗣澤王邁幼嗣蕃國夙彰忠孝素風自遠清議彌高傳魯恭之古文稟吳季之知樂早承先顧書歷大僚秉彝端潔流問休茂自合縉紳之望况推宗室之良寧止於敦族以恩固在於叙賢以位周稱外史晉謂內臺俾領儒官是崇禮秩可守祕書監餘如故

授許季同祕書監制

白居易

勅大理卿許季同國朝以來有劉德威張文瓘唐臨為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則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于今稱之今季同以明慎欽恤理刑獄以文學博雅掌圖書由廷尉而長祕府論者榮之宜自重其官自遠其道又思與劉張唐魏虞顏為比不亦自多乎可祕書監餘如故

授李毗集賢校理等制

崔蝦

勅祕書正字集賢校理李毗等披書殿離校之文秉東觀鉛黃之筆必選其雄詞擲地敏學通天者而授之爾等皆以後來之英前達所許人推領袖名於縉紳或荆山蘊片玉之姿或桂樹擇一枝之秀五常師於中道萬里視其長途況我台臣監領二職以爾上請是謂得人宜思結綬之榮各勉分飛之勢推輪覆質其在茲乎毗可藍田縣尉充集賢校理幹可興平縣尉直史館

授錢珣崔昭緯祕書省祕書郎充集賢校理制

薛廷珪

勅具官錢珣等儒術可以厚風俗人文可以化天下帝王典創不能之粵我皇祖肇基丕闡茲道反隋氏之政追孔門之風鼓篋升筵者餘八千人邦寧本固者垂三百載詒厥冲渺不敢昏迷佐予中興眷乃於是良重集賢藏書之府故用丞相司之得選官屬將慎廢堅以珣禮為身幹慎得言樞奉典刑之遺無辱趙氏以昭緯名冠來籍道絕下交居德行之科不減顏子方設鉛槧有期丹爾宜窮四部之多正五體之別無使我集賢殿不及漢興之東觀祕書也勉矣哉

授李穀河南府參軍充集賢校理制

李侯

勅李穀書府皆以丞相為大學士蓋理化之本在焉而集賢嘗鄙仙殿之稱時之論者亦以為九重今大學士謂爾穀儒學賢相之後以進士擢科今典籍散亡編簡殘缺載紹儒學之業實進士之名儻能討尋質正請使校羣書焉予嘉而聽之

授衛俚校書郎制

常袞

勅二品子衛俚漢制有任子之令國朝二千石理行尤異者賞亦及之况幼有令聞服於經訓校書祕閣以獎其才可宣義郎試祕書省校書郎

授張籍祕書郎制

元稹

勅張籍傳云王澤竭而詩不作又曰采詩以觀人風斯亦警予之一事也以爾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磨諷興有助政經而又居貧晏然廉退不競俾任石渠之職思聞木鐸之音可守祕書郎

授王建祕書郎制

白居易

勅太府丞王建太府丞與祕書郎品秩同而祿廩一今所轉移者欲職得宜而才適用也詩人之作麗以則建為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求之輩流亦不易得帑藏之史非爾官也而翔翔書府吟咏祕閣改命是職不亦可乎可祕書郎

授劉縱祕書郎制

杜牧

勅具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叙其先臣陳許間事皆歷歷可聽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爾能讀書學文自可嘉獎圖籍之府命爾為郎豈惟振滯求能且不欲使勳勞之後栖栖於塵土中也可祕書省祕書郎

雪影透書帷賦

蔣防

顥爾凝素矜如夕張因潔朗以旁徹遂虛明而內彰絳是以洞篇翰鑒毫芒委六出之姿喜乘時而瑞聖就三冬之業期利用之觀光况復素軸增輝輕紗罔彩釋居中之茫昧致藏用之所在算微分太素初分晃朗兮窮陰既改映草元之客類姑射之神仙隱談

天之人疑胚渾之真宰凜凜寒色融融暮幃細叢耀簡謀連輝幢麗而微月將入暮歷而輕風乍霏故得百氏旁窺萬流仰鏡稽古昔資與詠動鉛管而有助含章對鶴書而無非浴淨蓋以啓其幽默不獨事其輶映契莊周之理虛白自生微大禹之文光陰是競俾夫夕可以忘寐履可以罷窺煥乎而不藏于密昭然而蓋取諸離清熒兮寒氣方壯髮鬢兮晴雲欲披澄筆海之波瀾皆為練色耀書林之杞梓盡作瓊枝是能燭前轍彰往哲時觀謝賦想堉庶之繁盈載觀曹詩歎蜉蝣之掘閱詳夫理同委照處異在陰比燃膏之功益簡助繁日之務逾深必將修詞以進德實勤考古以觀今所謂用晦而彰韜光有曜啓絳紗之闕遂發素王之牖戶維潔白以無虧庶研精乎千古

書軸賦

呂牧

方輿之靜也軸居其重大輅之轉也軸當其用夫履端抱圓何所適而不中則有飾以金玉交以丹漆乍駢首於青案或周身於縹帙雖偶提而偶攜亦無固而無必故能退尺則不短進寸則不長得隨時之舒卷合君子之行藏劉向校書之時偏薰蘭氣揚雄草元之所獨染芸香其質則微其用不淺若輪轂之負載同戶樞之開轉能藏飛鶴之書更掩廻鸞之策妙擒謙以處厚每求伸而先卷遭秦則玉質斯焚入漢則石渠可踐別有韜黃公之祕略懷王烈之素書探禹穴而誰見啓金縢而有諸仲宣之藏萬卷惠子之載五車非我軸之何寶能懷文以自如豈俟脂膏後運柄鑿方虛彼所持而有待假經籍為蘆盧

撇皮書袋賦

王起

懿彼元櫛生於水鄉始殺身於河湟卒成器於書囊仍彼殘文不假乎雕刻裁以新製自合乎圓方既出納而斯取亦扁鐸而有常想夫下泉季質上天致祭紫府咸萃丹誠若契宜介福以全生奚微禍而致斃苟利人以獲助甘成器於此際則有攻皮之工嘗巧於中遺文勿剪輕縷潛通圓其蓋則合而能固柔其質則用之不窮謝水府之至樂入書林而見崇外也蒙茸毛有所傳中也駢生書有所聚韜韜矣之文章祕煥乎之詞賦彌縫則密豈亡三篋之書周旋必復且涉九衢之路若乃青簡疊至尺素交馳藏篋篋而不可寘懷袖以攸宜必資之以善閉克守之而不遺雖納以魚賤乍似噬飭之日而臨乎墨沼寧同赴汨之時動必依人靜而挂壁滿貯攸戒臧膝受益其來也江海至深其潔也波瀾所滌掩青囊之貯卷異豹文之成鳥既翰墨之居珍幸提攜而無歎

臥讀書架賦

楊炯

儒有傳經在乎致遠力學在乎誦益士安號於書淫元凱稱於傳癖高眠孰可詎貽邊子之嘲甘寢則那寧恥宰予之責伊國工而嘗巧度山林以為格既有奉於詩書固無違於枕席樸斲初成因夫美名兩足山立雙鉤月生從繩運斤義且得於方正量柄製鑿術仍取於縱橫功因期於學植業可究於經明不勞於手無費於目開卷則氣雜香芸掛編則色連翠竹風清夜淺每待遽蓮之覺日未春深常偶便便之腹殷因茲而罷刺膺由是而無伏庶思覃於下幃豈遽留而更讀其利何如其樂只且巾遂挂於簾幌履誰

曳於階除每偶草元之子不親非聖之書比角枕而嗟若匹瑤琴而病諸爾其臨牕有風閉戶多雪自得陶潛之興仍秉袁安之節既幽獨而多閒遂憑茲而高閣讀易則期於素隱習禮則防於志悅倘叔夜之神交固周公之夢絕其始也一木所為其用也萬卷可披墨沼之前謂江帆之乍至書林之下若雲翼之新垂動靜隨於語默出處任於輓推必欲事於所事實斯焉而取斯因謂之曰爾有卷兮爾有舒為道可以集虛爾有方兮爾有直為行可以立德濟筆海兮爾為舟航聘文囿兮爾為足翼吾故不知夫不可聊逍遙以宴息

壞宅得書賦

蔣凝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霸魯壞墮之日見亡秦焚滅之餘卜數仞為繕垣時之潛矣定四科於竹簡世以傳諸當其漢偃兵戈魯修宮掖將窮下國之侈遂去前賢之籍并吞一畝方取地以崇居摧折兩楹遂得書於暗壁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削跡於中瓦毀而阼階缺裂塵飛而環堵空濛鯉也必趨之庭將為輦路仲由未入之室欲創離宮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之後蟲侵而鳥跡微虧土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之典出彼圯墻殷周將喪之文存於培塿於是升彼堂矣棄諸簡焉信遺址兮必取寧古文兮何傳將卜樓臺刻榛蕪而屹若俄聞金石扣寂寞以鏗然王乃凝思潛聽追蹤 三字 一宅兮不壞知其書兮可學悔墮古而榮今庶立禮而成樂門庭猶在存聖者之規模蟲篆難詳是古人之質朴倚伏相推於焉有之不廣其居則斯文未墮不聞其樂則往跡全墮信乎

君子所居亦廢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捨而隨時今皇家修典墳崇闕闕開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濟國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來之有得

六藝賦

封希顏

散琴書以吟想多六藝之為儀禮緣情而損益樂與道而推移數方窮於大衍射不貴於主皮書斷決以象夫御周行而取隨則廢一而不可猶五材之並施且夫禮者舍七曜均兩儀順之則安違之則危故君當廣敬臣亦盡規不害物以利己每謙尊而守卑况復冕旒十二駱馬千羈會同伯侯享獻神祇者焉人無定樂有曲扣羽增智聞商寡欲必除怙慝之音使優柔以自足然後美教化成風俗魯不納於齊人戎辭遺於秦穆太史之職推步萬端或分或至一暑一寒趣乾坤之取舍知運命之艱難亦有弘羊心計小道可觀便人利國下給上安若乃墨妙之場書淫之客轉注別態圖方自適萬仞崩雲千巖落石垂露霑於綉綺飛花散於竹帛觀夫始用契以代繩未有紙而作策何樸略之難同為智巧之所易也大射之禮先王是崇侯以示其所服正無言而審同飲少筭於多筭或在澤而在官天子用騶虞之節諸侯歌狸首之風將以合雅投頌褒德進功敢不慎其所舉取制於中恐前功之相棄故少息而未窮良馬四之分鑣用壯平心正體自下奉上周諷則瑤水遐通虞巡則蒼梧可望不遠千里惟君所向寧止過遠前驅逐禽之倫圖慕好殺夾食無親祈年設漢左道亡秦今我

守則以禮動輒隨人爲百工之恆式同六律之相循聞先達之格言才難得而具美我不貫與小人其何執於夫子有餘力以學文恐代匠而傷理屬天地之交泰泰侯藩之貢士儻片善而必收敢長鳴於知己

上東宮啓

張說

臣某等啓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廊清氛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壘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陸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况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議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顧慙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蕘惟垂採擇臨啓如失伏用兢惶謹啓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讀等升堂觀奧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舊籍

敬承來教即令考序項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少選而忘德音尋當叙進羣英冀聞餘論仍令錄留啓本以代書紳

謝賜書表

宋真宗太子

爲鶴禁之寵光聳瑤山之軌範漢幄堯門爰增於禮秩湯盤武几遂著於格言閨金壁以爲辭並義舒而宜曜

按玉海天禧二年九月二十三
日丙子賜太子書太子謝表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

歐陽修

臣近準敕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黃絹裝褱正副二本收附準備御覽內中取索本閣尋具畫一合行事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道尋值抄寫觀文殿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開局及別無主判者並各無書校對既無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閣國家優養賢才之地自祖宗以來號爲清職今館宇闐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即於三館取索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刊正裝褱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俟見得闕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闕人即別具聲畫聞奏今取進止

論雕印文字劄子

前人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蓋爲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爲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庭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外國大于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爲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二伯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黃州上文路公書

蘇軾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侯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願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今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屠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

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殫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哀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托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餒饑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

李氏藏書山房記

前人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于人耳目而不適于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之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散取之則竭悅于人之耳目而適于用用之而不散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孔子聖人其學

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若不及近歲士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于文詞見于行事以聞名于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題校書圖後

黃魯直

唐右相閻君粉本北齊校書圖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十三人坐榻胡牀四書卷筆視二十二投壺一琴

二嬪几三摺頤一酒榼果臚十五一人坐胡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四人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營構其一欲逃酒爲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著鞞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旁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摺頤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嬪几左右手開書筆法簡者不缺煩者不亂天下奇筆也右故奉議郎知富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榮陽盛孟適蓋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黃庭堅自戎州將下荊州泊舟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畫歎賞彌日吉長舉以見惠余不忍取爲書其大槩使并藏之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廉者必不取貪者必不與也

書銘

楊時

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書巢記

陸游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于木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巢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或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

曰予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于櫬或陳于前或枕藉于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病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電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高枝或至不得行則轉輒自笑曰此非吾所為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嘆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奧目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嘉泰志云越藏書有三家曰左丞陸氏尚書石氏進士諸葛氏中興祕府始建嘗於陸氏就傳其書而諸葛氏在紹興初頗有獻焉可以知其所蓄之書矣陸氏書特全于放翁家常宦兩川出陝不載一物盡買蜀書以歸其編目日益鉅諸葛氏以其書入四明子孫猶能保之而石氏當向書亡恙時書無一不有又嘗纂集前代古器為圖記亦無一不具其後頗弗克守而從子大理正邦哲盡以金求得之於是為博古堂博古之所有衆矣其冥搜遠取抑終身不厭者後復散出而子孫提轄文思院繼會稍加訪尋間亦獲焉三家圖籍其二氏嘗更廢遷而至今最盛者惟陸氏又荆國王文公從孫厚之自臨川來暨陽今為直寶文閣平生澹泊無他好獨好聚金石刻又特精鑒故所得尤多自三代彝鼎款式秦漢以降碑篆銘碣縣崖斷壁題字紀續收刊補缺整緝憑滅皆大備于所著復齋金石錄家世有右軍寶紙建安帖尤所寶惜常以自隨

跋祕閣書目

洪邁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蕩了無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于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歎

發源藏書閣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在於易詩書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旦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托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故自伏羲以來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欲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相與馳騁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發源學宮講堂之上有屋焉榜曰藏書閣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處知縣事始出其

所寶太常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嘆久之且遂相率而踵門謂熹蓋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弟子之言又熹之所不忍辭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無窮也是為記云

與楊教授書

前人

熹昨日面懇寢罷錄板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誠意不孚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默則事有利害不容但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之不可者四而長者之未喻區區之心者一此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其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修改未定其未滿鄙意者尚多今日流傳既廣即將來蓋棺之後定本雖出恐終不免彼此異同為熹終身之恨此其不可之二也忝為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糧錢刻己所著之書內則有朋友之譙責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自辨又况孤危之蹤無故招吻辱今乃自作此事使不相悅者得以為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咄囁使人厭聞甚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

尚書論語乃至坐臧論此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人刻熹西銘等說方此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爲此彼之聞者豈不怪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昨日蓋嘗以此爲懇而執事不深曉直以熹爲謬爲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爲此書其不遠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己造大之差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爲謙遜而爲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聆照一言罷之其所已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面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爲善事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專此布露切冀痛察

書盧士周挺讀歷代書

魏了翁

古之學者習乎禮樂射御書數內以養德性之和外以固筋骸之束進乎大學則格物致知以往皆爲己之事也是皆失其傳惟有挾閒讀書以求之前言往行而讀之者亦罕讀之而有得焉又罕有也周文叔挺乃能取歷代帝王以來之書窮搜力索廣記詳說嗚呼其用力亦勞矣文叔求予一言予方以王事未暇與之精講也姑識其末以俟他日

會試策問

元袁桷

夫書者即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於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

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近乎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及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紀體制稍爲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並寫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宣敷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制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藏書閣銘

程文海

前數千載在方策如見其人後數千載有方策此心此身孰不靈於物乃謂席珍孰匪秉彝而曰覺斯民吾愛吾廬豈以專壑讀書名山尚友先覺方丈瀛洲玉室金堂遠莫致之吾有華岡插架非藏帖哩非讀咨爾朋來問津三谷

藏書閣記略

貝闕

荒陬之地書有不能盡致而窺人之子書有不能盡讀一旦而措諸事業有弗病且優乎松江儒學僅全

於焚蕩之餘所儲經史子集散佚無存者至正二十三年冬西蜀王公立中來守是邦知事海陵徐君克初贊其理汲汲以興學校爲首務時則會稽馮君恕錢唐陶君植相繼掌教延五經師迪弟子員月試季考士習一新復以學廩若干石購求十三經註疏等書于吳中巨姓家續收度列書閣之書粗備戒司籍慎於所守有欲假者許就觀焉以其得之不易命關列叙總若干卷志其歲月於石實之於後非特一時而已其能繼而益之以至萬卷實有望於來者固不止於是也楊李貝闕謹

司經局箴

明宣宗

聖人之道具載經籍用理萬邦用凝庶績國有儲副天下之本惟德之修惟道之盡凡厥典冊爾實司之爾殫爾心爾正爾思堯舜之聖惟曰仁義擴而充之萬善斯備維家者流反道自賢孟柯敬王不陳於前爾其監茲祗乃攸服日就月將是啓是沃道積厥躬而致於中克繼其隆時乃之功曲學阿世古人所戒篤慎勿忘庶幾無悔

讀書箴

鄒守益

於赫上帝授中於民民胥受之罔或不純巍巍聖神贊天彌治皎然六經重明以麗大宗之統洙泗嬋嫣猷猷仁義莫續其傳或醇而蔽或奇而詭或高而越或博而浮有勃閩洛砥我中流播穫稻粱飧而餽之詔使來者咸饗殫之楚楚學者不藩有徒兩髦習之白首紛如有迷相道冥趨以遠如失大侯貫革漢溪有損其華顧斥厥實如參鸚鵡巧言孔疾有範首路末節異轍如駮芻狗驅車以滅臙脂周道孰其蔚之

龐龐四牡孰其繫之聞諸父師敬以爲轡左駿窮理
右軸集義勿控以舍勿驟以躡隱居淑身大行淑世
對越天明雍容聖制泰山巖巖庶馳以至服馬蕭蕭
和鸞噦噦嗟我良朋自求其是是用作箴以相合志

讀祕閣藏書賦

有序

史繼偕

執徐之歲厥月維皋主上弘作人之略開材館而
延賢愚以蟻蟻與寄跡焉朝夕金馬之門翔翔石
渠之署其於神經祕籍雖未及盡探爰與而偶涉
津涯則歎爲烈祖敦古右文若是渥也章逢下士
不睹瑰璋殊觀繡悅詞人不究崇竑竑實用作斯賦
以明之其詞曰

九區咸九鼎奠帝圖宣皇文煥鴻略張祕閣建經始
於中和之極裁基於景緯之嚴傍紫宸而雲構度丹
砌而星躔負朝陽以南向擅蓬密於東偏峻級周垣
重宇層軒雕玉璽以居楹裁金碧以飾璫曳紅采之
煜煜紛翠氣乎飛颺齊雲落星方之掩其璀璨麗譙
井幹遇焉失其焜煌帝乃發天苞闡地符搜汲冢之
祕牒萃孔壁之遺書茂先累乘惠施五車繫縹囊與
錦軸間琬琰及璫璫藹藹芸香之郁馥爛縹紛乎卷舒
巧曆不能窮其數隸首不能擬其餘遠而望之如榮
光萬丈鬱起而通霄漢迫而察之若清都乍啓儼悅
而列居諸於是司之以元老寄之以重臣開翹材之
祕館集卓犖之儒英服藻垂帶冕弁振纓雍乎鳳鹿
之倫在固翼乎鵠鷺之列充庭乃隱詞叢汎義漲咀
藝脯涵談釀出入二酉之中馳驟千年之上若夫河
龍孕乎畫卦洛龜載乎敘疇玉版金縷之寶丹文綠
冊之幽邇三墳與五典粵八索而九丘仰煥矣其有

唐類郁乎其成周吾觀夫元首載廣發吟咏之志備
歡作服垂敷奏之謀歌九敘之時若戒三風之網繆
昌申繇而隱約旦緝頌而多猷追素王之有作羌掩
乎前修既虎變而龍吟亦金相而玉琢木舌宣而千
里應席珍流而萬世燭寫扶輿之輝光曉初烝之耳
目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而成俗莫不條貫森羅綱
維脈絡下逮立言之彥著述之良曾思膺儒以罄折
柱漆述道以翔翔禹墨循儉確之教申韓課名實之
章馬班班荀揚眉於事辭之固關閭濂洛雅步於性
命之場雖各開平戶牖總覓括之不忘更有奎章宸
翰寶錄瑤箋聖政之紀大誥之篇揭諸司之堂職榜
民庶而敷宣禮樂明而天澤位刑律設而霜雪嚴闡
心學之祕旨括理性之純全及羣聖之繼作各鳳翥
以龍鶩信員規之麗藻而不徒踟躕於言詮者矣當
是時也潤假金壺光分黎杖混沌啓朗須彌搖蕩離
朱心照輪奐意匠始而博覽若沉淵之網彌山之豈
弋鵬翔膺龍樞摘天斗探珊瑚少而沉思兀乎若枯
杖之蠅甲進綸絲於月窟罪罪兮忽忽乎若出兮若
沒終而濯然悟豁然瑩若春水夜生波潏元冥而蒙
衝巨壑沛乎鴻毛之輕於以研天下之幾探天下之
隨斷天下之疑剖天下之惑絳灌於焉而辭勞頗翦
於焉而羞業趙李於焉而與皂荷保於焉而丐乞振
亭亭兮獨秀垂絲絲兮不絕故神理數而消頑鄙文
化設而靖遐荒黃姚姬妣不違顏於咫尺咎繇伊望
共接手於廟堂奚徒襲右文之虛跡而竊稽古之餘
芳若夫斲輪輪扁亡羊謂臧孫懸梁而閉戶匡鑿壁
而引光密韞蒲而牛乘引向夜而螢囊炫雕蟲之末

技味掣鯨之大方吾誠不能與數子竝故曠然獨觀
於斯閣之所藏

前題

翁正春

一元渾敦今萬有亭毒龜圖呈祕分龍鬼夜哭音神
光今集鳥粟繩不奇今書契出字之收今餘一萬二
千韻之總今約三百有六諸史碎磅六籍輻輳巧曆
有所不能窮隸首有所不能目慨文運之中微罹祖
龍之回祿以故大酉含其靈小酉藏其馥遺經漸行
散帙罔伏况歷代之表章故祕書亦稍稍其復繁皇
明之啓祚今值世道之亨嘉崇文教以作人今固六
合爲一家搜孔壁之餘燼今撮藝圃之奇葩徵宿儒
於巖穴今命纂摩而訂衍文移科斗之質今字校魯
魚之差既繕寫以成書慮貯藏之湫涿創冊府於西
崑闔雲臺於東壁重簷迴廊左坪右城綺疏輝煌樑
檻絕欽木天營而閤敞分圖書聚而充閭闡經史與
子集今咸什襲以無餘景龍四庫惠施五車包羅千
古紺闕羣書鉛槧披而日映牙籤潤而露濡匪誇豔
於結綺實誇富於石渠羌斯地之深嚴兮豈章達之
敢望肆小子之蒙瞶兮涉祕居之幽曠愧館職之濫
竽兮徒大官之坐餉感遭逢之鮮觀今敢蹉跎而孟
浪於是遨遊清署偃息玉堂嘉古訓之有獲鑒不學
而面牆俯流光兮若駛期匪勉兮皇皇况夫瀛洲春
煖太液波光鶯聲睨曉蝶影徜徉蘭荷倚其逞秀蓮
冉冉以含香當斯時也余幸輪苑晴暉詞林清暇寓
目今李邕之樓騁心今鄴侯之架譬猶振振而登鍾
山藍田之頂今璫璫之珍在前惟介而守教庚海陵
之倉今山坻之積如稼既神炫乎巨麗復心懾而衡

肝垂絳帳而隱几被紉素以喁喁抑揚嘈囋或疾或徐沈潛涵泳亦卷亦舒漱芳潤於六經兮搢紳餘於諸子咀英華於七略兮鏡與亂於列史考昭代之文獻兮思憲章於億禩畫惜陰以伊吾兮夜焚膏以繼晷枕籍墳典舖設風騷與與容容遂陶陶說者謂躡雲之蹄不辱槽棧垂天之翼不挂網羅尺寸繩墨之末楮公墨老之曹皆古人之陳迹而輪扁之所拍槽又烏信其自免於管蠡而自脫於環絳奚自苦而噉噉豈知紀載雖蠱臭義停蓄往哲遺言後人芳躅理無微而不該善無細而不錄况值聖主之右文加以明師之誨育即上智猶孳孳矧余材之樸樸余將以吟以咏載玩載讀導文竅批理窟資之以黼黻皇猷豈徒章句之是束憶昔董子搜奇兮下帷幌孟堅運思兮入毫芒司馬命意兮名山藏邊生經笥兮分天章是皆涉中扃窺堂足以恢帝紀振王綱余誠不敢與數子竝竊有志焉敢謙讓乎未遑辭曰於皇我后文治蔚兮棧樸作人髦士萃兮天祿宏開臚若遂兮披圖尊經闡靈祕兮儲養英儒覃嘉惠兮甄生何幸隆簡畀兮佔俾勉旃期適治兮羽翼斯文未弗墜兮

前題

張同德

緊皇明之建極擁圖錄以作君啓先王之冊府迺稽古而右文訪懿軌於丘索蒐微言於典墳聚六經之芳潤糾百氏之清芬邇書契以來茲盡述作之紛紜漢武之所不及表章淮南之所未嘗見聞極宇宙之巨麗觀古今於夕昕於是考類就班選義按部文移科斗之質字別魯魚之誤標錦軸之輝煌飾牙籤而

分布收千載之祕藏爲一代之藻輔陋華牘之十重監景龍之四庫念所寶之惟書慮燥濕之相薄闢藝圃於西崑創連雲之畫閣左坪右城虹棟刻桷丹楹炫爛銀榜灼爍同石渠之藻富豈結綺之盤樂纍纍鉛槧映交疏紅日以焜煌苾苾芸香拂櫺檻微風而散落於是皇綱恢帝紘張容四岳遵明揚舉側陋列庶常徵能旌藝率彼舊章是以操觚之士咸受簡以就列清華之地盡寓目於縹緗朝馳思於東觀夕遊息乎玉堂嘉古訓之有獲今鑒不學而面牆歎辰去之太速今敢坐頽乎景光肆上聖而章編三絕今尼父日惟皇皇彼大賢而載書盈車兮墨翟之所垂方舒不窺園圃兮發天人之祕藏固負笈遠遊兮究墳籍之沆洋邑願直問兮引繼日於螢囊向校書於天祿今泌握卷以就光遐睺往哲好學不倦嗟余後覺欽彼懿範承聖主之嘉惠日期翔於祕苑進稟訓於明師退資益於羣彥蔭佳木之從龍聽好鳥之睨睨對瀛洲之蕭森俯方塘之澈澗寄閒情於簡帙觀圖書之璀璨尋先民之堅緒考當代之文獻咀風騷於七略破圖史於萬卷手不停披口不絕吟夜焚膏油畫惜分陰事必絮要言必會心枕藉藝數弋志書林覽九流於竹素瞰萬寶之珠琳將假經術以經世豈徒糟粕之是尋於斯時也人閒書靜時和景明蟬聲抱樹草色連楹開閱元覽發憤遺經舖藻儼籍志澹神清怡心尚友之路銳志著作之林因乃爲之歌歌曰穆穆清廟懿教陳兮披圖尊經統聖真兮登良簡俊佐文明兮棧樸作人譽髦成兮秘閣校讎備榮觀兮恭承嘉惠兮勉旃兮顧此清暇難再得兮緬彼

先覺作我則兮

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

毛晉

毛晉草莽之臣樛昧之質何敢從事於經史二大部今斯剞劂告成或有獎我爲功臣者或有罪我爲僭分者因自述重鐫始末藏之家塾示我子孫之能讀我書者天啓丁卯初入南關設妄想祈一夢少選夢登明遠樓中蟠一龍口吐雙珠各隱隱籀文雅頂光中一山字皎皎露出仰見兩楹分懸紅牌金書十三經十七史六字遂寤三場復夢夢無異竊心異之鍛羽之後此夢時時往來胷中是年余居城南市除夕夢歸湖南載德堂柱頭亦懸十三經十七史二牌煥然一新紅光出戶元旦拜母備告三夢如一之奇母忻然曰夢神不過教子讀盡經史耳須亟還湖南舊廬掩關謝客雖窮通有命庶不失爲醇儒遂舉曆選吉忽惺然大悟曰太歲戊辰崇禎改元龍即辰也珠頂露山即崇字也奇驗至此遂誓願自今伊始每歲訂正經史各一壽之梨棗及築削方典同人聞風而起議聯天下大社列十三人任經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築舍紛紛卒無定局余唯閉戶自課已耳且幸天假奇緣身無疾病家無外侮密爾自娛十三年如一日迨至庚辰除夕十三部板斬新插架賴鉅公淵匠不惜元晏流布寰宇不意辛巳壬午兩歲災祲資斧告竭亟棄負郭田三百畝以充之甲申春仲史亦哀然成帙矣豈料兵興寇發危如累卵分貯版籍於湖邊崑崙葑菴草舍中水火魚鼠十傷二三呼天號地莫可誰何猶幸數年以連邨居稍寧扶病引雛收其放失補其遺亡一十

七部連牀架屋仍復舊觀然校之全經其費倍蓰奚止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從衡丹黃紛雜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晝不知出戶夜不知掩扉迄今頭顱如雪目睛如霧尙矻矻不休者惟懼負吾母讀盡之一言也而今而後可無憾乎竊笑棘闈假寐猶夫牧人一夢耳何崇禎之改元十三年之安堵十七年之改步如鏡鏡相照不爽秋毫邪至如樊我罪我不過夢中說夢余又豈願人人與我同夢耶